

導言

蒙太奇式的簡述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在大群人或大型的集會中唯有你的膚色或種族是與眾不同的？據說世界上存在兩種白人：一種人周圍的大部分人仍然是白人，另一種人是其所在某一地點的唯一一個白種人。或許只有在那時，他們才第一次發現在他們所處的社會中其他人——西方之外的人的真實情況究竟是怎樣的：他們是少數人，他們是永遠生活在邊緣的人，他們是不符合正常標準的人，他們是失去了話語權的人。

這種情況對於個人和對於民族來說都是一樣的。你是否有時會感到你的民族和國家總是莫名其妙地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你是否曾經感覺到當你說出「我」這個詞時，「我」指的是別人，而不是你？你是否隱約覺得你並不是你說出的句子的主語？你是否曾經感到每當你發言時，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充當了別人的代言人？或者當你聽到別人講話時，你總是他們談論的對象？你是否意識到這些發言者從未考慮過你的感受如何？你來自何方？你是否意識到你生活在別人的世界中，一個為別人而存在的世界中？

我們怎樣才能找到一種談論這種現象的方式呢？這就是後殖民主義試圖要回答的首要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一批關於後殖民主義的著作出版問世了，這些著作試圖轉變我們看待某些關係的主要方式，這些關係存在於西方民族和非西方民族之間以及二者所在的世界之間。這意味着甚麼呢？這意味着將世界顛倒過來觀察，意味着從照片的反面對其進行觀察，體驗事物之不同，而且要領悟其中的原因（當你生活在巴格達或貝寧而非柏林或波士頓時）。這還意味着，你要認識到，當西方人觀察非西方世界時，他們所觀測到的與其說是那裏的現實情況或非西方民族的真實感受或真實看法，倒不如說是他們自身的鏡像，是他們自己的假設。如果你不把自己認同為西方人或由於某種原因，你並不完全是個西方人——即使你生活在一個西方國家，或者你雖然從屬於西方文化，但你會被來自內外的佔統治地位的言論所排斥，那麼在這裏後殖民主義可以給你提供一種不同的觀察方法，一種以你的興趣為主的話語和政治活動。

後殖民主義主張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同樣享有良好的物質和文化權利。然而現實情況卻是，當今世界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眾多的差異使西方和非西方民族之間產生了一條巨大的鴻溝。在19世紀，隨着歐洲帝國的擴張，這條鴻溝就已經完全形成。擴張的結果

是，世界十分之九的陸地都被歐洲或源於歐洲的勢力所控制。人類學理論不斷地把殖民地的民族描繪成低等的、幼稚的和軟弱的民族，沒有能力進行自我管理（儘管數千年以來他們在此方面已經做得很好），需要西方父親般的為維護其利益對其加以管理（現在認為他們需要的是「發展」）。這些人類學理論使得殖民和帝國統治變得合法化。這些人類學理論的基礎就是種族觀念。簡而言之，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被認為是白種人對抗非白種人的關係。白種人的文化過去被認為是（並且現在仍然被認為是）合法政府、法律、經濟、科學、語言、音樂、藝術、文學這些觀念的基礎。總之，白種人的文化就意味着文明。

在整個殖民統治期間，殖民地人民通過種種形式的積極和消極抵抗來與這種統治進行抗爭。然而直到19世紀末，這樣的抵抗才發展成為整體性的政治運動。對於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民族而言，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他們經歷了長期的反殖民統治的鬥爭，並最終獲得了勝利，可這種勝利常常是以生命和資源的大量付出為代價的。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們與歐洲帝國主義列強中那些當權的政客和行政官員或者定居在這些地區的殖民主義者進行了鬥爭。

當國家最終獲得了主權，它就擺脫了殖民統治進入了自治和後殖民時期。獨立！然而，獨立在很多方面代表的僅僅是一個開端，僅僅是從直接統治到間接

統治的相對微小的一步，是一種從殖民統治和管轄到非完全獨立的轉變。儘管進入了非殖民地化時期，但是在20世紀，世界上主要強國的地位卻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這是顯而易見的。(前)帝國主義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統治着原來的殖民地國家。哪個國家膽敢挑戰以前的殖民統治者，就會處於危險之中，阿富汗、古巴、伊朗和伊拉克的例子都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所有這些想要在政治上反抗西方控制的政府都受到了西方國家的軍事干涉。

但是情形並不是完全消極的。從殖民統治下贏得獨立仍是一個巨大的成功。雖然得到的權力有限，但權力的平衡正在緩慢地實現。首先，隨着從正式帝國到非正式帝國的轉變，西方國家需要更多的國內勞動力，這需要通過移民來實現。因為移民，西方和其他地區之間明顯的種族界線至少不再像過去那樣絕對了。但這絕不是說美國總統是位非洲裔美籍婦女，或英國選了一位亞洲裔的伊斯蘭教徒當首相。西方的國家權力仍被謹慎地控制着。你能想到有多少位當權者——那些出現在報道世界政要日常政治活動的報紙頭版上的當權者是有色人種？然而，文化也在發生變化：由白種清教徒塑造的美國正在被拉美化，拉丁裔和非洲裔的美國人已經成為許多富有活力的西方文化的推動力量，這些文化超越了傳統的工業文化。今天，對許多歐洲青年來說，古巴文化居主導地位，在

桑舞和薩爾薩舞^{*}富有節奏的舞動中，古巴文化充滿生機和活力。就廣泛的共識而言，在殖民時期，西方和非西方民族之間的鴻溝主要表現在西方文化的統治上，而這種統治今天已經被溶解到一個更為宏大的文化體系之中，這種體系對差異採取尊重和寬容的態度。這一方面的局限性將在本書後面的章節中加以探討。

現在，重要的是，後殖民主義首先涉及的是這樣一個觀點：西方之外的三個大洲（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處於從屬於歐洲和北美洲的地位，並在經濟上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後殖民主義涉及反對不平等的激進主義的政治和哲學，並且以一種新的方式繼續進行過去的那種反殖民鬥爭。後殖民主義不僅斷言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應該享有資源和物質福祉，而且斷言它們的文化——正在介入和改變西方社會的文化有巨大的活力。

後殖民文化分析涉及對理論建構的詳盡闡述，這種理論建構挑戰了先前佔主導地位的西方思維方式。可以用女權主義進行一個簡單的類比，女權主義也涉及一種類似的情況：曾經有一段時期你讀到的任何書、聽到的任何言論、看到的任何電影，都是從男性

* 起源於古巴的拉丁舞。拉丁舞具有熱情、浪漫的旋律及豐富的節奏變化，它的感染力特別強。（本書注釋均由譯者添加，以下不再一一說明。）

的視角出發的。可女性就擱在那裏沒人管，她總是一個客體，而不是一個主體。從你所讀的書或所看的電影中你會發現，女性常常是那種被觀賞的角色。她從來不是觀察者。幾個世紀以來，人們認為女性不如男性聰慧，她們不應受到男性所受到的教育。她們不能參加政治性的競選。出於同樣的原因，由女性創建的各類知識都被認為是不嚴肅的、瑣碎的、道聽途說的，或者不科學的，比如盲目的崇拜或傳統的分娩方式或康復練習。所有這些態度只是女性被統治、被剝削和身體上被男性虐待的多種方式中的一部分。從18世紀末開始，女權主義者慢慢地、逐步地開始反抗。她們反抗得越激烈，就越清楚地表明，這些態度已經滲透到了整個文化之中，包括社會關係、政治、法律、醫療、藝術、時尚乃至學術知識。

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和實踐，女權主義並沒有一個單一的思想體系，沒有一個單一的創造者，不像馬克思主義或心理分析那樣，它彙集了不同領域的女性的共同努力。它的目標是要鏟除所有的不平等現象，包括從家庭暴力到法律和語言再到哲學等諸多方面。女權主義者也必須同女性間的不平等作鬥爭。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不平等就像男女之間的不平等一樣。然而與此同時，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女權主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集體運動：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女性向着共同的目標而努力。這些共同目標包括：解放

女性和爭取女性權力，獲得自主選擇權，在改變多種制度的進程中獲得法律、教育、醫療、就業方面的平等權利，這樣她們將不再繼續只代表男性的利益和視角。

與女權主義類似，「後殖民理論」涉及西方之外的一些知識和需求，需要對這些知識和需求進行概念性的重新定位。它涉及一些有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實踐的推動思想，這種政治實踐在道德上的要求是要改變當今很多地方的人仍然在過着的受人剝削的和貧困不堪的生活。一些這樣的理論工作已經因其晦澀難懂和涉及常人無法理解的複雜觀點而出名。當面對學術理論權威時，人們常會認定自己理解上的困難是由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這是很不幸的，因為許多這樣的思想最初並不是由學術界提出來的，一旦理解了它們所描述的實際情況，理解就變得相對容易得多。因此，本書致力於以一種從未嘗試過的方式來介紹後殖民主義：不是從頭到尾的解釋，不是先提出抽象的術語然後舉一些例子來詳細闡述這種理論，而是致力於追尋後殖民主義(本質上提倡民主原則)廣泛的政治蹤跡，肯定普通人和他們的文化的價值。本書將詳細闡述後殖民主義，但不是按照從上到下，而是按照從下到上的順序，也就是從具體的環境開始，然後從特定的視角提煉出一些觀點。全書沒有晦澀難懂的理論，以一種從下到上的方式解釋後殖民主義，這種方式是

最恰當的，因為它有助於詳細闡述「屬下階層」的政治，即從屬階級和民眾的政治。

所謂の後殖民理論，實際上並非科學意義上的理論，而是依條理詳細闡述的一系列原則，這些原則可以預測一些現象的結果。它包括一整套相互關聯的、並置的且偶爾存在衝突或矛盾的視角。從最廣的意義上講，它涉及其他學科和活動所專注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女性地位、發展、生態、社會公正性、社會主義等方面的問題。總之，後殖民主義把自己選擇研究的問題和知識融入到了西方和非西方對於權力結構的研究之中。它致力於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在不同種族之間創造出一種更加公正和公平的關係。

出於這種考慮，這裏將不再以單一的一套觀點或一種實踐來闡述後殖民主義。在某一層次上，沒有一個叫作「後殖民理論」的單一的實體存在。作為一個術語，後殖民主義描述的是各種各樣의思想和實踐，就像女權主義或社會主義包含各種思想和實踐一樣。本書沒有遵循學術著作的標準模式，沒有以一系列的章節來展開主題或論點，而是運用了蒙太奇的剪輯技巧，採用並置角度和時代的方式，創造性地探究它們之間生成的一系列關係，因為許多後殖民理論對思想和實踐的處理都是動態的。這裏所說의思想和實踐之間的關係包括和諧關係、衝突關係、不同民族及其文

化之間的生成關係。後殖民主義研究的是一個變化的世界——一個已經被鬥爭所改變的世界和一個實踐者想要進一步改變的世界。

很多人不喜歡「後殖民」這個詞，現在你可能開始意識到了這是為甚麼。它擾亂了世界的秩序。它使特權和權勢受到了威脅。它拒絕承認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它那激進的日程表在為全球的人們呼喚着平等和幸福。

你將會在後殖民主義的土地上跋涉。下面的章節將會帶你去旅行，帶你穿過它的城市和荒蕪的郊區，看到它鄉村野郊的貧困。雖然人們承認這些景象是存在的，但其中的許多景象人們是視而不見的，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和日常經歷人們更是不屑一顧。本書的章節由不同的「場景」（在世界各地拍攝的快相）組成，且各張快像並排放在一起。因此本書就是一本影集，其中的照片並非那種靜止和虛幻的圖像，而是一種活生生的存在，喃喃低語講述着照片背後的故事。當你閱讀本書時，你會聽到那正注視着你的人陳述的證詞。蒙太奇刻意把不相容的膠片並置起來，這種粗糙的切換手法已被人們所遺忘。在這裏，這一系列的短片鏡頭在迅速抓拍瞬間飛逝的圖像，把當今社會出現的矛盾場景搬上了舞台。這些斷續的瞬間鏡頭見證了歷史的更迭，也見證了從權力被奪走到通過抗爭重新把權力奪取回來的歷史過程。

當我們開始講授「邊緣」這個詞時，我們會從原始素材入手，這些原始素材是當代對後殖民主義及其影響的文化政治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那些「阿拉伯世界」的偉大著作，這些著作大多都出自馬提尼克信奉基督教的精神病醫生法農(Frantz Fanon)之筆……在大的背景中，我們也可以在自己所從事的學科中找到一些原始素材，比如薩義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薩義德的著作並不是對邊緣的研究，甚至不是對邊緣化的研究。《東方主義》是對於目標構建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調查和調控。薩義德等人的著作已經直接涉及了對殖民話語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就像一個大花園，已經開滿了似錦的繁花。在這個「花園」裏處於邊緣的群體可以發言、可以被別人談論，甚至可以讓別人代表自己發言。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外在於教學機器之內》(1993)

第一章

屬下階層的知識

你發覺自己是一個難民

一天早上，當你從噩夢中驚醒，你發現你所處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巨變。在夜幕的籠罩下，你已經被放逐到別的地方。睜開雙眼，你首先注意到的是風吹過平坦荒蕪的土地時留下的聲音。

你和家人正朝着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的一塊「活墓地」走去，走向白沙瓦——一座佈滿鮮花和間諜的城市，一座邊境城市，從喀布爾過來的旅客的第一個落腳點。這些旅客穿過雕刻着圖案的托克漢城門，沿着開伯爾山口由灰色岩石建成的彎曲小路走向遠處的平原，最後到達通往加爾各答的主幹公路。

在老城區的達沃什清真寺周圍，是開伯爾集貿市場，這裏的貨攤鱗次櫛比。這裏有一條狹窄的街道，這條街道的房屋依勢而建，高得直衝雲霄。各家經過裝飾的陽台錯落有致，懸掛在空中。這便是著名的吉沙·哈烏尼市場的一條街，這條街因說故事的人而聞名。幾個世紀以來，那些曲折、離奇的故事一直被悠閒地喝着熱氣騰騰的琥珀色希沙斯茶的人們繪聲繪色

地講述着——那些人正努力地想要超越專業的故事講述者，或是在那些在貨攤上用大茶杯喝着蜜汁茶的人之間口耳相傳。可是那裏傳來傳去的故事卻並不是為你而講述的。

你繼續西行，走過往日的殖民地兵營，走過郊區大片的臨建房屋(可是住在臨建房屋中的人已經在這裏居住很久了)，在山前的一塊平地上停住了腳步。家人中還有兩個孩子也走散了。你身邊只有一袋衣物、一個睡覺和祈禱用的墊子、一個盛水用的大塑料容器和幾個鋁制的罐子。這時路上有一些士兵走上前來阻止你繼續前行。白沙瓦附近的賈洛扎難民營已經關閉。從阿富汗到這裏來的普什圖人被指引着走向傑曼。傑曼沒有難民營，它只是一個「等待區」。在這裏，你從帳篷頂上放眼望去，大地平坦無奇，進入視野的唯有遠處喜馬拉雅山映在地平線上的黑影。

因為這裏不是官方難民營，所以你緩慢的前行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不會有人為你登記註冊。此時，你的孩子又累又餓，坐在光禿禿的棕色沙地上，他們鼓鼓的肚皮上留着因感染而形成的深紅色印痕。你四處尋找水和食物，還希望找到三根木頭和一張大塑料布來搭建一個棲身之所。這個將要搭建的就是你的帳篷，就是你和家人的居所。你們將要在少糧缺水，痢疾和霍亂流行的困境中尋求生存。

幸運的話，你可能在數月內離開這裏。但是如果

不幸運的話，你或許就會像肯尼亞的索馬里難民，加沙係約旦係黎巴嫩係敘利亞係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難民，或是像20世紀70年代出現在斯里蘭卡或者南非的「國內流離失所者」那樣，在這裏滯留十年甚至幾十年。這裏將可能成為你和你的子孫們唯一的家。

我們是多麼無常和多麼善變。我們很容易改變或被改變。我們的居所是多麼不穩定，只因為我們失去了生存的基礎，我們失去了發源地，我們失去了我們的國土，我們斷開了與過去的聯繫。這裏沒有巴勒斯坦人。誰是巴勒斯坦人？是「朱迪亞和撒馬利亞地區的居住者」？是非猶太人、恐怖份子、製造事端的人、流離失所者還是難民？是卡片上的人名還是清單上的數字？人們在講話中讚揚着巴勒斯坦人和他們的事業，但他們的存在僅僅是一個個片段而已。

薩義德《最後一片天空之後》(1986)

難民，你居無定所，無處落根。你已經被轉移了，是誰轉移了你？是誰讓你離開了自己的國土？你或是被迫，或是為了躲避戰爭或飢荒而離開。你順着逃亡的路線顛沛流離，艱難跋涉。但是一切都靜止了。你已疲憊的生命戛然而止，你的生活斷裂了，你的家庭支離破碎。你所熟悉的單調卻可愛而穩定的生活和熟悉的社會也將隨之一去不返。你在壓縮的時間



圖1 新賈洛扎難民營，白沙瓦，巴基斯坦，2001年11月：一個來自阿富汗北部的烏茲別克人家庭在這個難民營的新家。

裏，經歷了資本主義的強烈介入，經歷了平常安樂生活的終結，你已成為了那些跨越不同時代並經歷過冷漠的現代性的人們的象徵。你面對的是一個新世界，一種新文化，面對這種新文化，你不得不調整自己來適應它。你還要努力保留自己的可識別的身份。把這兩者放在一起是一種痛苦的體驗。也許有一天，你或者你的孩子會將它看作一種解放的方式，但不是現在。生活已過於脆弱，過於不確定。你甚麼都不能依靠。在世界的眼中，你只是一個客體。誰會在意你的經歷、你的想法以及你的感受？各國的政客們爭先恐後地立法，為的是阻止你進入他們的國家。他們對尋求避難者的答覆是：禁入。